



作者孙茂寬先生像

汗漫游蹤筆一枝清
癯海鶴見丰姿
閱微不減少間記
領異標新絕妙詞

醉月生孩題

重 刊 前 言

《关东搜异录》一书，是近人孙茂宽先生漫游边塞十余年，于一九二〇年来吉林时撰写的笔记小说。孙茂宽，字简庭，号剑艇居士，安徽人，是一位淹通博雅，学贯中西，为人循谨的记者。清代末年，渡海来奉天，历任安东新报、东边时报、安东商报等报社记者。其所写之文，“常以正人心，端风化，将中西学说合炉而冶，为吾同胞之警钟。”（引自粤东烟波钓徒《关东搜异录》序）当时，吉林天宝山银矿总办程子青先生与他道义相投，对他倍加器重，特邀他来吉林充“笔墨之役”。工作之暇，他广搜奉吉黑三省异闻，短篇长篇，不拘一格，撰下了这部异彩缤纷的奇文。

《关东搜异录》共两卷。卷一存文五十三篇，卷二存文五十四篇，共一百零七篇。该书为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一月铅印，卷首有作者孙茂宽右手握笔，左手持花盘膝端坐之小照，有醉月生题字、莲洋山人题跋、烟波钓徒序、胡存庆序、作者自序，以及蒋元骥、廖焱溶、周声烈、彭鸿藻、梁学灏、林芬、小滨源太郎（日本人）、崔师灏（朝鲜人）、王述鏞等中外学者的题词。有关此书撰写之详情，作者于《自序》中交待甚明，他说：“兹编所记，皆奉吉黑三省事，间及蒙俄朝鲜者，因绣壤相错，故连类及之。故孝侯之采风，仿夷坚之记异，凡所缀录，大都目见耳闻，以视凭空结撰如海市蜃楼者，稍有别矣。胜记稗官，原无关于著述；劝善惩恶，或有裨于人心。伸纸濡毫，积久成帙，亦以为远游实记，聊助谈资云尔。”此段话所含之意有三：一是《关东搜异录》的取材范围，主要为奉吉黑三省之异闻，蒙俄朝鲜次之；二是《关东搜异录》所录之“异”，并非“凭空结撰”，而是有所本，“大都目见耳闻”，区别于前人以志怪搜神为主所撰写之笔记小说；三是《关东搜异录》撰写之目的，在于“劝善惩恶”，有裨于人心。该书自问世后，由于流传不广，很少为世人所熟知，今评介于下，以飨读者。

《关东搜异录》之内容，丰富多彩。经初步统计，约可分为民族、土风、史逸、宗教、惩处、自新、长寿、饮食、房屋、运具、动物、植物、矿物、文物、其他等十五类。

一、民族类 《鱼皮鞑子》记生存于三姓下江至锡尔沽途中，富克锦地方沿江一带少数民族的异俗。此族人男女老幼皆以鱼皮为衣，故被称为“鱼皮鞑子”。其人不事耕牧，以渔猎为生。凡入山围猎，必有群犬相随，以便猎时围困野兽。运物则以犬代马。冬天，用大犬五七头拉爬犁，在大江冰上跑行如飞。此民族即所谓古之使犬部。《赫哲部落》记生存于吉林界内富克锦地赫哲族的异俗。赫哲人专以渔猎为生，积累鱼猎经验甚丰，诸如猎貂、捕獾、捕鹿、捕熊虎、捕海狗、叉鱼、叉海参、拧海带等。《鄂伦春人种》记生存于黑龙江右岸内兴安岭一带鄂伦春族的异俗。鄂伦春族亦以渔猎为生，善用长杆钢钩钩取大马哈鱼。《蒙女善骑》记蒙地十余龄女孩，乘光背马，不施鞍缰，跑行如飞的趣事。每逢春夏之际，尝与汉人赛马，电掣风驰，尽臻其妙。

二、土风类 《野老醇朴》记太古遗风在山沟中犹存。凡入山之人，见窝铺中无人，即入其室，渐米为炊，所有小菜及壁上悬挂之野兽肉，均可取食。唯所存红糖、白面、烧酒不可动（此系猎户或采药人预备祭山神之用，若食之则犯其规例）。饱餐出门，插草一根于门前。往东行，则草头向东；西行，草头向西。此类尚有《特别求雨》、《祭虫王》、《丧礼之异》等篇。

三、史逸类 《坐井观天》记吉林北三姓地方，即金之五谷[国]城，前清副都统衙门背后有一古井，久涸，相传即宋徽、钦二宗坐井观天处。至今，古迹犹存。《白雀》记金最后灭亡的传说。相传金之后裔有耶、汪二支，约八十余户，即在今之阿城。当时，金人坚守孤城，无人攻之不入，乃于除夕藏火种于白雀（形似麻雀，其色纯白，性好栖人家梁木上），放入城。不一时火发，元兵乘乱而入，金遂亡。至今阿城犹有能言此事之人。《黑牛圈》记吉林北山下朱姓族人，系明朝宗室之裔，鼎革后，播迁云南。前清时，由滇移置吉林，隶汉军

旗，遂世掌黑牛圈事。自归旗籍后，改名易姓，讳其本姓，不以告人。迁吉年久，其族渐繁盛，而原宗谱牒俱在。

四、宗教类 《活佛转世》记活佛转世的传闻。所谓活佛，即喇嘛庙中之大喇嘛，年老死后转生于某族中为婴儿，甫出娘胎，即能言其生前系某庙中之大喇嘛，其徒系何姓名，生前曾留何种纪念物以为证据。其父母即送信于该庙。其庙中众喇嘛即驾舆设鼓乐迎迓至庙中抚养，稍长，即称为活佛。《喇嘛步奎》记喇嘛庙祭塔仪式。每年春秋二节，喇嘛庙必举行祭塔仪式。僧众分披花衣，各戴五色面具，扮作天上二十八宿星象之形，手持击钹铃铙钟鼓各法器，口中高唱梵音，朗诵香经，逐队绕塔，跳舞不休，谓之步奎。此类尚有《谈祥》等篇。

五、惩处类 《地弓治罪》记山高皇帝远之山沟中，对犯有重罪者惩处的方式。吉林未改行省之先，地域辽阔，仅设三五民官，相隔或数百里或数千里，管辖有所不周。凡深山之中，土著稀少，外来之人居多，相率结大帮头，公推一大爷。该处山沟中人，悉遵大爷约束，无敢抗违。或有犯罪者，则大爷高坐堂上，两旁排列数十人，各持枪械倚立。大爷之侧，设一案几。有一人据其坐，似问官之状，细审犯人情形。其罪较轻者判令鞭笞后，立逐出沟。若犯重罪者，则判令以地弓治之。地弓者，以长木杆插地，命年壮有力者数人，以粗绳拽木杆使弯曲，将犯人赤缚于木杆梢，众大声一呼，举手放绳。其木杆以上挺之力，将犯人掀飞于半空，由高下坠，血躯已成肉饼矣。山沟之人，俱安分守己，不敢逾越范围。是以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绝不闻有盗窃之事。惟凡举为大爷者，皆公正无私，毫无徇情袒护之事。纵有大爷犯罪，亦不宽贷，故能使众人心悦诚服。

六、自新类 《欲海慈航》记一回头浪子的现身说法。浪子吴轶群，翩翩少年，潇洒风流，皖北合肥县人，一九〇四年（清光绪三十年），游幕盛京，好作狎斜游。久之，染花柳之症，缠绵床褥，苦不堪言。幸遇名医投以方剂，月余乃愈。愈后痛改前非，并著《戒嫖文》以自新。此文乃警世奇文，雅俗共赏，非亲历者无可道出。全文较

长，今录其中一段如下：“好嫌者宜及早回头，莫待马到悬崖，始悔收缰之晚也。且娼妓送旧迎新，率多不洁之妇。一堕毂中，便受传染，杨梅结毒，大之发于头面，貽累终身，小之牵延岁月，各尝痛楚。毒发于耳则聋，于目则瞎，于手于足则不仁，以及五淋白浊，下疳横痃，鱼口便毒等症，传染妻子，生嗣不育。世人胡不自爱？而轻于尝试哉！”

七、长寿类 《长寿三老》记吉林东北三姓地有三位老人，居深山中，不问人间理乱事，自甘蓁藿，采药为生。皆高寿三百余岁。三老自言高寿之道有三：一为无思无虑。春聆鸟语，秋闻虫声，撷山花而把玩，与野鹿以相狎。委心任远，顺时听天。二为采野菜山果松籽以为粮，酒不沾唇，肴不举箸。从不伤残生命，不食牲畜之肉。三为采药为补。一日偶挖得一野参，约重十余两，各具人形，纹甚坚细。三人煮而食之，倍觉精神强旺。又一日，无意中掘获一草根，约重三四斤，不知何名，剖而视之，中洁白而边微紫，纳于锅中，煮一昼夜，香气腾腾，三人共饱食之，味甚甘美。由是不畏饥寒，常年居于白云深处之石洞中。

八、饮食类 有《自然酒》、《松花酒》、《杏仁茶》、《鹿筋熬粥》等四篇。“自然酒”，即山中酒树，以锥钻之，则如泉倾泻，盛于盆中，嗅之，饶有杜康风味，多饮亦醉。“松花酒”，即用千年松胶酿制之酒。酒味醇美，饮之可以长寿。“杏仁茶”，即用杏仁加工制作之茶，饮之能润肺化痰。“鹿筋熬粥”，即将鹿筋置于石上细捶之，捶至筋缕分析，细如发丝，每熬粥时，投以一握，文火煮融，加冰糖少许，每日早晚食一瓿，饶有滋补作用。

九、房屋类 《冰上屋》记吉林省垣，南临松花江，严冬江水冻结坚冰，沿江居民于冰上架木为屋，盖以席棚，鳞次栉比，亦属寒带奇景。人们利用冰上所筑之屋，或售食物、或卖杂货，往来江上，轳击肩摩，熙熙攘攘，络绎不绝。

十、运具类 《冰床》记关东冬季以爬犁为冰上运具。此运具关内称冰床，关外称爬犁，或以马拉，或以犬拽，奔于冰上轻而快。成

帮结伙之爬犁，在宽阔的大江冰面上奔驰如飞，其壮丽景象洵为奇观。

十一、动物类 分野生动物和畜养动物。

野生动物：《熊虎斗》记熊虎搏斗。关东山深箐密，野熊颇多，小者二三百斤，大者千余斤，力胜虎而蠢笨，常与虎斗。熊虎酣斗良久，虎料不能胜，即弃之而去，寻食物果腹，居洞偃息，养其气力；而熊战气勃勃，不自顾其枵腹，犹在其处拔树掀石，以拓战场，劳力不已。迨虎力养足，再来与斗，而熊力已疲，终被虎食。《大野鹿》记山中野鹿凶猛力大，刀枪不入。其最大者重千余斤。常傍深山之大松树，以身挨擦之。松油粘身，则就沙地滚之，名曰挂甲，其皮毛擦松油，滚黄沙，历年既久，坚韧无比，刀斧不能伤，火枪铅弹亦击不入。口露獠牙甚长，凶悍无比。虎豹不敢攫其锋，猎人亦多畏避之。《绿鸂》记长白山林中的绿鸂，其毛羽纯绿而有光润，传谓该山之神鸟。《变色虫》记延边山沟中有虫，其头如狮，其形如蚕，食叶有声。虫身有丝，经风飘入他树，一树之叶数日而尽。其虫于清晨遍身皆绿，于正午则变嫩黄色，故谓变色虫。《虎头虫》记通化山中有虫，长约五寸，有四足，虎头肉须，遍身青色。其他如《温水鱼》记宁远州城外大庙后有河，其水微温，产巨鱼，长二三尺，食之无鲜味。

畜养动物：《快牛》记高丽牛形体庞大善走，有日行数百里者，奔马追之不及。《龙驹》记边外某家养马一匹，毛少而黧，腿弯处有鳞甲四片。其马性发，奔腾如风驰电掣，轻踏水面如履平地。一次救主脱险，主人方知此马为千里龙驹。《犬犬》记蒙古人畜养之犬，其犬如驴，凶猛异常。此犬名为“契赖”，汉人经过其地，说蒙语则犬驯服；否则，步行则咬其背，骑马则啮其腿。《义猫》记山东人某甲畜一猫，善伺人意，奉天买卖街大牌楼中有一巨鼠，为地方害，业已数年，无法驱除，遂粘告白于通衢，有能除此巨鼠者，赏银五百两。一日，某甲携猫至此，见告白，心既利其谢金，又爱惜其猫，踌躇不决。其猫便入山邀一健猫相帮，终于将巨鼠捉住咬死拖出。某甲如数领取谢金；而其猫则随健猫入山，从此远逝矣。《变鸡》记黑龙江沿边

一俄民家畜一“变鸡”。此鸡见人肥马轻裘，衣袂炫丽，则峨冠昂首，现彩色羽毛，又喔喔长鸣；见人羸马敝车，衣服褴褛，鸡冠立时收缩，羽毛现衰颓之状，怒目眦视，似欲啄人。

十二、植物类 《肉芝》记奉天宽甸县一农民得肉芝，顺手弃之于河。肉芝乃稀世之宝。其形似小儿手，味美，食之延年，寿同龟鹤。《人参区别》记深山中野参，七两为参，八两为宝。八两之参，祥美观瞻，殊不可得，乃无价之宝。《独叶苓》记独叶苓为一茎独叶之草，其根如小野蒜。能治男女百病，每奏奇效。秋时，茎顶结实，如大麦之穗。其生处，四围百草头皆向外。吉林东大山深处，时有发现。此草唯与人参避面。参生山之阴，此草则生山之阳。有参处无苓，有苓处无参。采参之人，若挖参不遇，多采此草以归。

十三、矿物类 《黄金世界》记清咸丰年间，于结雅河与布列雅河之间，金厂林立，淘金者多达十万余人。当淘金者积有金数十两时，辄解佣回籍。然行至黑河街及哈尔滨时，则滞居逆旅，大赌大嫖。其喝雄呼卢，千金一掷，不一月而金尽，则仍回金厂佣工。俟往候来，习以为常。《白金巨矿》记吉林头道江雕窝砬子地方发现白金矿。最初发现者为—韩民，偶于江中洗澡，瞥见白光闪烁，用尖镐挖出十余斤，非银非铜，无人能识。在吉林每两换中钱四吊，在奉天每两换银一两五钱。事后经商人鉴别，始知纯属白金，携至上海转售，获利甚厚。《金银气》记吉林天宝山宝气蒸腾，青荧如炬，红焰吐芒，四射不休。《金牛舌》记吉林省夹皮沟韩边外金厂，金丁挖出形如牛舌，重八十余两之金块。

十四、文物类 《巨石古迹》记图们江边有一巨石，上镌“血泪”二字。此巨石，尚有血迹。传说唐薛仁贵征高丽时血战染成。清光绪年间，边防督办吴俊陞巡视江边时，见此石，歎歎抚摩，乃题“血泪”二字，以志感慨。《万户侯印》记程子青为珲春招垦局总办时，获得古印一顆。此印为铜质，寸许见方，正面篆文曰“万户侯之印”，侧面镌小字甚多，模糊莫辨，似属唐代遗物。《古印》记一九一五年（中华民国四年），于吉林汪清县，出土大方铜印两颗。一顆为“副统所

印”，一颗为“浙北治司”印。此二印均落入日人之手。《魏碑拓本》记毋丘俭征高句丽事迹。此拓字大小及寸，石刻锋棱完整，确系魏碑体格。《夜宴图》记古画“夜宴图”，白天展示，仅见桃李数枝，亭榭中陈设器具，席上壶觞，位置整整，而空无一人。入夜视之，则人物毕现，奕奕有神。此图系内府物，先为清户部侍郎伊戚所得，后下落不明。《子午镜》记一古镜每于子午时，则正中圆圈内光如朗月。此镜为琿春一韩民于古城遗址中掘得，后重价卖于美国人。《画鱼盘》记一古磁蓝花大冰盘，内绘四鱼，栩栩如生。将盘浸入水盆中，遙见盆中鱼跃，逼近视之，则不动。此盘为吉林阿什哈地方关姓珍藏。《宝盆》记一磁盆，内绘文鱼，意态生动，外作天蓝色，质现宝光，系千年以上古器。《神宝》记一如拳之石，映日细视，上现观音坐云端，下列十八罗汉朝参状，眉目衣幅逼真。此宝系天生佛像，最为难得，被一贾人于奉天小西门脸鬻古玩摊上高价买走。

十五、其他类 凡本文尚未归类之异闻，均暂归此类。诸如《奉省茧业》、《见识面》、《定风石》、《雪里埋人》、《异色花》、《大风穴》等三十余篇。此书内容特别丰富，几乎囊括了关东所有的异闻，为了解昔日之关东，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关东搜异录》之特点极为鲜明：一是丰富的知识性；二是生动的故事性；三是独特的趣味性。

知识能给人以智慧和力量。许多人阅读历代笔记小说，无非是为了从中获取某些知识，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尤其是人类征服自然赖以生存之各种生产知识。求生乃人类本能之要求，总结各种生产知识，则成为人类代代延续之必要手段，《关东搜异录》一书所载关东先民为谋求生存之各种生产知识，尽管是原始的，甚至是可笑的，却也凝聚着先民们的智慧和克服困难的勇气。这也正是此书价值之所在，生存于关东大地上的各族先民，在同大自然长期不懈的斗争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各种生产知识。仅以捕鱼为例，节录于下，以见一斑。

叉鱼：“夏令，用桦木船，长八尺，宽二尺六寸。一人端坐船中，

两手用木扇入水如桨，缓缓划水，如鱼之两腮，近不闻声。坐前，置钢叉三柄，叉尖均五股倒须，长四寸，柄长三尺，柄端系细索长丈余，索端系浮木如拳。船游星月之下，远见波纹，急投一叉，每中鱼颈。若遇鲸鲵巨鱼，一叉不足，再投二叉，中鱼脊，百发百中，未有投第三叉者。有之，则因鱼身太巨，负叉远扬，尚可寻其波纹，随叉得鱼。技亦神矣。惟所叉之鱼俱五斤以上，至数十斤不等。如中二叉者，则数百斤之大鱼也。”（见《赫哲部落》）

挡亮子：“沿江沟河，平时水深尺许，亦不甚宽，乃插木为桩，中留一门（即亮子），待江水涨时，凡湖泊之鱼，迎流直上，争食山洪之水，不觉入沟之上游，迨水平定思回，则口门已用木栅柱塞。水退后，鱼集深汀，随意钩取。”（见《鄂伦春人种》）

网鱼：“迨冬季，在泊之中心，冰上穿眼，周围数十百个，以长杆引绳，递送三四百丈，围成下网，以百数十人，合而拉之，一网可得五斤以上大鱼数万尾。”（见《江省渔业》）

此数种捕鱼之法，至今仍为关东沿江一带百姓所习用。

清代学者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把笔记小说分为三类：其一叙述杂事；其二记录异闻；其三辑释琐记。《关东搜异录》则属于“记录异闻”一类。“记录异闻”的笔记小说，在历代笔记中，多以“志怪”为中心，情节简单，多属虚构。《关东搜异录》则不然，它虽属笔记小说，但已同近代小说接近。其中较多之异闻，不仅环境具体，人物形象鲜明，而且故事情节曲折有致，为历代笔记小说所不及。其题材也脱离了“志怪”之藩篱，较少迷信成分。以《金牛舌》为例，录之于下。

“前清同光之间，吉林未设民官。山沟中充大爷者坐堂问案。俨然衙署，操生杀之权。此邦之人，帖然慑服，无敢与抗。夹皮沟韩边外，其最著者。该处沟中，淘金工人甚多，每帮各有把头，均归韩边外管辖。各帮厂规森严，金丁有私窃金沙者，一经发觉，即处以死刑。

一日，金丁挖出生金一大块，以为当获赏，喜甚，呈于把头。该

把头大喜，令人放爆竹（厂规得大块金沙必燃放花炮以志喜）。细视生金，形如牛舌，有斧断痕，仅前半段。查问金丁，后半段何在？金丁瞠目结舌，不知所对。把头谓其偷窃，喝令将其人绑送大房子（即韩边外之住宅）。经韩边外令炮手排班，坐堂鞠讯，该金丁无从交出。正欲将其牵出枪毙，闻后山坡燃放爆竹，砰砰然山谷应声，遂令暂缓行刑。无何，后山把头手持半段金块，亦绑送一人至。韩边外将前山把头所呈之半段金块合拢，即成为一整金牛舌。始知该金块，经前山坡金丁铁镐劈下，前半段出现，后半段缩入土中，直走到后山坡，又被金丁掘获。至是，而两金丁之冤已雪，并受上赏。将金块称之，前段计重三十余两，后段计重五十余两。沟中宰猪祭山，欢然开喜宴矣。”

此故事不只说明“金牛舌”之异，透过其异，其深层含义，恰足以说明韩边外之发迹，是用无数金丁之鲜血换来的，不知有多少金丁惨死在韩边外的枪口之下。这是掩盖在奇异金块和爆竹声中的一个极其悲惨的真实故事。韩边外的每一根金条，不知染上了多少金丁之血迹。

在一部以记风土为主的笔记小说里，趣味性是必不可少的。它好比饮食中之佐料，大可增加读者的阅读欲，从中获得艺术上的享受。无穷的趣味性，多来源于丰富的知识性。《关东搜异录》一书所包含的知识，不只限于人类求生的各种生产知识，其它有关古碣丰碑、历史传闻、乡风民俗、宗教信仰、奇珍异宝、猛兽珍禽等方面之知识，亦比比皆是，或考释、或评论、或幽默、或讽刺、异彩纷呈，妙趣横生，令人玩味不已。

在东北地方文学的百花园中，《关东搜异录》无愧于一株风格独具的奇花植根于关东大地，历久常新，散发着塞外沃土之芳香。

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幸蒙李亚超、周克让、李国芳、关宏雯诸先生审正，李澍田先生终审；敬致谢忱。

编 者

1991年2月

• 9 •

序

笔记一书，轶事遗闻，足补志乘所未备，如《梦溪笔谈》、《鹤林玉露》诸编，见重艺林，传为故实，不但恢诡奇谲，足以赏心悦目。其宗旨淳正者，于人心世道感化逮于置邮，至于见闻真实，事迹瑰奇，更可供参考之资料。是以古来史家每采录及之，慨自世风之衰靡至今日而已极矣。士大夫浸淫于诈伪，怪癖之途，视名教伦常如无物，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忧时之士，每思有以挽回而救正之。曩皖与南孙简庭广文游，知其淹通博雅，学贯中西，其为人恂恂，循谨有古君子风。清季航海游奉天，历充安东新报社、东边时报社、安东商报社记者。所著论说常以正人心，端风化，将中西学说合炉而冶，为吾同胞之警钟，剴切沉痛，伊郁善感，令阅者爱不忍释。旋为鸡林大实业家招聘而去，余亦解馆回岭南，判袂后不觉十有五年矣。今春客中江，僦居全安旅馆，不期而与君遇，西窗剪烛，风雨联床，谈旧事如在目前。而彼此均已华颠，身世沧桑，为之悦然。询其著作，君手一编见示，颜曰：《关东搜异录》。浏览回环，知君出其绪余，以为遣兴消闲之作。而征引繁博，乱落天花，离离奇奇，助人兴趣。风闻取其确实，体例在于劝惩。不绘画横陈，如杨升庵之秘辛。不怀挟恩怨，如魏泰之周秦行记。其有裨于人心世道者良非浅鲜。昔纪文达公《阅微草堂笔记》于劝惩之旨愚愚勤勤，有采辑之者，名曰“纪氏嘉言”。曾文正公作序，称其有警世之功。今君此书，騷骚乎与纪氏之疏后先辉映。他日典校者搜采艺文，当亦为之著录焉。爰泚笔而为之序。

中华民国十有一年百花生日

粤东烟波钓徒撰

序

夫广滑稽之传，总属乌有。先生作神异之经，托言东方曼倩，或则语涉荒唐，附以长安鄙俚；或则事多神怪，究同齐东野人。修文士嘲笑之词，等诸都公谈麈；负周秦行纪之谤，有累牛相叠名。虽曰志怪搜神无关风教，究竟笑林谐史祇助清谭。同学孙简庭先生博涉坟典，远历关河，雪窖餐膻十数年，有同苏武；咽漠染翰一二卷，不让次云。成《筇竹杖》一编，施伟长见闻恭确；作《玉唾壶》二卷，王一槐考证亦多。岂徒志广夷坚，藉作晚年遣兴；即兹语杂规戒，诚为涵室暗灯。矧今日者，博物有园，理化成册，西学东渐，墨守固难。语通人格物致知，远游乃能臻博览。得先生书而合通之，印证之。神州之外有大瀛海，矧其未出中国幅员之中。生物之数，其种万千，要皆可作吾人学问之助。是以山经、尔雅，不失为圣贤之书，野乘稗官，亦采入艺文之志。嗟嗟，北窗炙輠，不少箴言；南部新书，亦多考證。专恒订者，妄征残篇断简；工恢谐者，仅供酒后茶余。究之无稽，荒渺悉是。庄周寓言怪诞不经，或为缙绅不道；曷若兹事有本原，语无假借。捃拾异闻，原是太平清话，搜罗轶事，大异乡里闲谈。庶几价重鸡林，不数硯北杂录；定可珍同鸿宝，称为枕中秘书。

中华民国十有一年仲夏月谷旦

同学弟胡存庆序于衍泽堂

自序

古人读万卷书，走万里路，或则豆棚瓜架，故老传闻，或则古碣丰碑、摩挲遗迹，行踪所至，举所见闻随笔录之，以为游历之纪念。俾世人览其书者如身临其境，玩味不置耳。余自前清光绪末叶，橐笔出关，在奉天安东历充新闻记者。适逢前天宝山银矿总办程子青君道义相投，邀赴吉林充笔墨之役。屡易寒暑，因矿务未开，几净窗明，端居多暇，于是金尊小酌，美酒半醺，宝鼎燃香，篆烟微袅，搜辑异闻，振笔疾书，短幅长篇，不拘一格，亦一消遣法也。计自遯游边塞十有余年，凡所亲历，笔记日多。同事蒋君少秋、梁君指南、黄君瑞伯皆在关外多年，见闻颇广。偶聆纵谈，皆成资料。而旧友陈竹坪君闻余网罗异事，亦寄以邮筒焉。兹编所记，皆奉、吉、黑三省事，间及蒙、俄、朝鲜者，因绣壤相错，故连类及之，效孝侯之采风，仿夷坚之记异。凡所缀录，大都目见耳闻，以视凭空结撰如海市蜃楼者稍有别矣。腔记碑官，原无关于著述，功善善恶，或有裨于人心。伸纸濡毫，积久成帙，亦以为远游实纪，聊助谈资云尔。

中华民国九年良月上瀚

皖南剑艇居士撰

题 跋

茫茫大地寄蜉蝣，
历尽沧桑无限感，

古往今来貉一丘。
黄沙漠漠日悠悠。

抽新搜异有余思，
拍案一声齐叫绝，

曼倩诙谐姑听之。
天花乱落助谈资。

莲洋山人率识

题 词

关山戎马几经秋，
绿酒红灯无个事，
天时人事总茫茫，
回忆少年游历处，

大漠穷荒忆旧游。
好将往事说从头。
千古兴亡梦一场。
清谈相与叹沧桑。

浙江少秋蒋元骥漫识

高山流水许知音，
抵得明珠堪记事，
麈尾笔底有阳春，
更写关东风土记，

快靚新编惬素心。
不徒诗句重鸡林。
异彩纷飞簇簇新。
豆棚瓜架见天真。

云南廖焱溶西甫拜稿

春秋三世递攸分，

所见所闻所传闻。

关东搜异简庭君，
虫鱼草木罗缤纷，
兴酣落笔搃千军，
伯厚埤雅追前勋，
述言记事挹清芬，

法言差此杨子云。
钟虞碑碣摩断纹。
奇人奇事著奇文。
刘向说苑期与群。
大德心香一瓣薰。

湖南倣均周声烈未定稿

孙子交游情缱绻，
论文宏博学三苏，
偶编胜记其绪余，
引经据古王仲任，
奇如渊明续搜神，
古今只此笔数枝，
燃犀铸鼎语惊奇，
瓣香我愿拜兴公，

相逢塞上犹恨晚。
立品清高追大阮。
隐寓劝惩气深稳。
俊辩淹通应仲远。
诡如敬叔摘异苑。
一手绘成新书本。
抚掌解颐词委婉。
一纸吟笺抒素悃。

四川彭鸿藻翰香氏初稿

曩日读汉书，
何以列一家，
关东搜异录，
名教自无乖，
世道与人心，
如拭轩辕镜，
有时发奇谭，
嗤彼碧云骹，
陋彼绘横陈，
野乘有可观，
君笔朗燃犀，

艺文存说部。
稗官差可取。
醇正循规矩。
纲常能撑柱。
亦可云小补。
静照九州土。
天花乱飞舞。
偏私安足数。
秘辛难与伍。
如游文章府。
我才惭绣虎。

珍重名山区， 相期各千古。

广东梁学灏鼎铭氏敬题

关外十年作寓公， 放开眼界扩清衷*。
形形色色穷真相， 志怪搜神匪凿空。
我亦壮游好奇客， 恨未出关作终童。
袖簪息影衡门下， 矫首钦迟高士风**。
穷边万里一卷寄， 披阅未竟辟委丛。
健羨君才似千宝， 何当把酒话林东。

同社族侄林芬未定稿

* 原注：君常用印章有“放开眼界”四字。

** 原注：君素洒脱拔俗，时人有高士之目。

披卷灵光出， 毫端捷有神。
异书堪下酒， 奇语屡惊人。
冀北空凡马， 关东结德邻。
归途携副本， 鹿岛话津津。

日本鹿儿岛小滨源太郎初稿

士林泰斗仰高风， 暨诵瑶篇兴不穷。
闻所未闻述雁蹟， 幻中出幻记鸛笼。
张骞记异揣摩尽， 伯益知名趣味同。
为告三韩诸父老， 恍游上国乐融融。

朝鲜京畿道崔师灏拜题

关东搜异异齐东， 志怪搜神一卷中。
似此奇文欣共赏， 迢迢双鲤寄诗筒。

同学王迹鏞补笙甫拜题